

乡村振兴 年轻人回来了

□ 董碧水

物联网和养鱼，在许多人眼中，似乎风马牛不相及。但对于养了近十年鱼的章利恩来说，物联网让他“安心睡觉”了。

章利恩与妻子在浙江湖州市菱湖镇的千丰村承包了11个鱼塘。菱湖是浙江的渔业重镇，作为传统的露天鱼塘养殖模式，与许多养殖户一样，因为怕鱼缺氧，章利恩与妻子每隔两个小时就得巡塘一次。

“到了晚上最多睡3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，每晚都睡不踏实。”章利恩说，现在他不仅能随时随地掌握整个鱼塘的水质变化，还能通过手机App在家遥控增氧机的开关，实时监控鱼塘情况。即便一时忘记了，软件后台也会有人24小时监控并打电话通知。

物联网渗透传统渔业

让章利恩“安心睡觉”的便是高效便捷的物联网技术。

2016年，深知父辈养鱼艰辛的沈杰，“跳出农门”15年后，带着全世界最先进的物联网理念，回到了家乡湖州，一手创办起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。

今年38岁的沈杰是国家物联网基础标准工作组总体组组长，是国内物联网领域的专家。

回到家乡，“渔二代”沈杰成了一名“博士渔夫”，搭建起了汇集养殖户、饲料厂商、销售档口、金融机构等相关各方的“智慧水产服务”物联网平台。

“鱼塘边的表箱连着远在城镇的监控中心，水温、含氧量等信息通过App及时发送到渔民手机上。”沈杰说，“智慧水产服务”平台的物联网水质监控服务，目前注册用户已超过8000户，不仅真正做到了“两人通宵，渔民千小时睡觉”，减少了渔民深夜巡逻的强度，还把鱼浮头的死亡率降到零，降低电耗、提升产能。

章利恩说，以前渔民养鱼凭

经验判断鱼塘含氧量不足。“现在，只要看数据就行，等于请了一个工人不停地给我巡塘，也省下了不少电费。”

事实上，物联网不仅颠覆了传统渔民积累了数十年的“养鱼经”，也渗透到了传统渔业的全产业链。

“以前卖鱼，通过经销的‘二道贩子’，有时就会出现拿不到钱的情况，现在和物联网平台合作，定价合理、上门收购。”章利恩说，物联网还会预测鱼市、指导养殖，渔民们再也不是“会养什么就养什么”“去年什么挣钱就养什么”了。

据悉，随着物联网科技服务优势的不断体现，水产养殖户的劳动管理强度和养殖风险不断降低，庆渔堂又开始启动了他们自主设计的一种“高效益、高品质、零排放”的双鱼塘微水循环生态养殖模式。

“这是一个包括实时监控、智能增氧、自动投料、纯物理杀菌等技术的物联网生态水循环养殖系

统，不仅可以轻松养鱼，还可以极大降低水产养殖过程中的水体面源污染，实现智慧养鱼、高效养鱼、生态养鱼。”沈杰说。

“鲁家模式”建设美丽乡村

“乡村振兴的希望在于青年。”站在办公室的窗口，朱仁斌说，他最想听到的是楼下年轻人的声音。

朱仁斌是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党委书记。如今的鲁家村，青山环绕，竹影摇曳。但直到朱仁斌回村上任的2011年，鲁家村还是安吉“脏、乱、穷”的代表：村集体年收入不足两万元。全县187个行政村卫生检查，鲁家村倒数第一。

因为没资源、没产业，村民大多外出打工，农田山林大都荒废了，“一些爱在田地里鼓捣的村民，就在村里养猪、养鸡，想叫朋友来投资，但他们进村看看摇摇头就走了。”朱仁斌说。

改变始于对环境的整治。朱仁斌带着村“两委”班子马不停蹄，在村里分发垃圾桶，为每个村民小组聘任保洁员，安排妇女队长监督，垃圾处理、河道保洁等措施也纷纷落地。

美丽乡村自此开启。2013年，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“家庭农场”，朱仁斌说服村“两委”班子，把打造“家庭农场”、发展现代农业，确立为鲁家村未来发展的思路，并出资300万元邀请设计单位，设计规划鲁家村发展的蓝图。

在此后，鲁家村引入旅游公司，共同组建经营公司，原本荒废的农田和低丘缓坡则开出了18个以蔬菜、果园、药材、茶叶等特色产业为主的“家庭农场”，还修建了一条4.5公里长的铁轨进行串联。

朱仁斌表示，为了实现村民利益的最大化和各个农场之间的良性竞争，在美丽乡村建设基础上，他们采用“公司+村集体+家庭农场”的一整套经营乡村的“鲁家模式”，实现共同经营和第一、二、三产业的融合发展。

数据显示，至今鲁家村已吸引了20亿元社会资本，村集体

收入去年达到333万元，村民人均收入3.5万元。而规划面积55.9平方公里的“田园鲁家”，在去年7月被公布为首批15个国家田园综合体试点之一。

朱仁斌说，检验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的最终标准，是让农民笑起来。但自己最高兴的，还是村里的年轻人回来了。

据悉，目前鲁家村已有300多名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到了村里，其中就包括130多名年轻人。29岁的柏文是第一个回到村里就业的大学生，在南京林业大学毕业的他，2014年辞职回到村里，先是做起了聘用村干部，后又承包了村里流转的50多亩土地，办起了家庭农场，从事食用菌和灵芝种植。杭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楼健，就在村里的旅游公司实习，“毕业后，打算留在村里工作了。”

“青创农场”助力乡村振兴

春节过后，翻土、整地、清理、开沟……34岁的安挺一直在他的“青创农场”忙碌着。

安挺的“青创农场”在安吉笔架山高新产业园，40亩的土地种了覆盆子，“可以做中药，也可以鲜食”。对于前景，安挺信心满满。

为帮助有志从事农业领域创业的青年，动员更多优秀青年回乡发展，去年，浙江团组织依托农业园区、专业合作社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企业等倾力推出“青创农场”。

“主要面向的是刚起步的农创青年。”团浙江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作为青年农业创业孵化基地，“青创农场”通过共青团主导、专业化服务和社会化运作方式，将得到场地、技术、政策、金融和渠道等多方面的服务支持。

据悉，仅宁波各级团组织参与建设的10家“青创农场”、27家基层园区基地，就投入建设资金近2.7亿元，种植面积4600多亩。

去年，宁波“青创农场”的销售额达到1.9亿元。“更重要的是吸引了185名青年返乡创业，安排了700多名青年就业。”团宁波市委书记钱雪华说。

创业时评

三产融合不是简单拼盘

□ 王浩

产融合成了三张皮。

如何更好地融合？

西南地区的某县盛产茶叶，漫山茶园，云雾缭绕，层层青翠，风光秀美。当地在茶产业上做文章，发展茶加工、茶旅游，欲让单纯种茶变成制茶、品茶，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，延长产业链，拉长价值链。然而理想丰满，现实骨感。茶叶加工企业实力一般，加之质量不好把控，对当地茶叶的消化有限，没有与茶农建立密切联系。虽然规划了景区，建了不少餐厅、民宿等，可一到淡季，门可罗雀，旅游设施闲置，“增人气、扩影响”的预期目标没有实现。一二三产相互之间缺乏支撑、带动，难以实现共同成长。

让农业“接二连三”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，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，也是农业领域重点培育的新动能。一方面，农业具有多种功能，除传统生产功能外，加工、观光、科普教育、康养等功能潜力无限，亟待深挖。另一方面，市场上无效供给多，有效供给少，“大路货”多，专用、优质、特色的产品少，产销不对路。一二三产融合，正是从供给侧入手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，开发更加丰富的产品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。

有人这样形象地形容产业融合：一二三产不是做成水果拼盘，而是要榨成果汁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融为一体。但现实中，三产融合的探索刚刚起步，发展不成熟，还处于三产“磨合”阶段。相关产业链条短，经营主体的实力偏弱，创新驱动不足，辐射带动能力不强。种、加、销、游，看似齐全，却是各干各的，三

产融合释放的红利。特别要鼓励有意愿、有能力的农民创新创业，发挥农民的创造性，让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轨道。近年来，各地积极探索，创新了一些三产融合的好模式。有的在农业内部做文章，发展种养一体化的循环农业；有的寻求产业上下游的交叉，进军农产品精深加工，让农产品身价倍增；有的寻求农业与服务产业的融合，培育新产业新业态。这些融合，为农业提质增效、农民增收致富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。

融合无定法。总之，搞好三产融合，要跳出农业看农业、干农业，让生产要素、技术创新在广袤的农田里相互渗透，相互促进。要做强一产、做优二产、做活三产，做长农业产业链条，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。

创业动态

河北顺平打造“桃”字产业链

本报讯 在河北省顺平县一家企业的雕刻车间里，十几名雕刻工人正精心雕琢桃木手工艺品。刻刀起落处，泛着淡淡木香的雕花翻飞起舞，一个个惟妙惟肖的图案展露眼前。顺平县桃树种植面积达14万亩，年产鲜桃5.6亿斤。当地立足优势，一二三产深度融合，形成了桃花、桃果、桃木、桃叶全产业链发展模式，百姓鼓起了“钱袋子”。推广优良品种，建立桃标准化生产

管理体系、标准化示范基地，开展标志产品认证，提高商品市场占有率。引进一批以林果产品为主的龙头企业，拉长价值链条。举办桃花节，巧借桃花发展旅游业，带动旅游经济发展。鲜桃全产业链的融合突破，成为助推顺平农民增收致富的强大动力。去年，全县桃产业收入超过6亿元，带动11.8万农民人均增收1500元。（吴建章）

中国慈善联合会乡村振兴委员会成立

本报讯 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共同倡议发起的“中国慈善联合会乡村振兴委员会”日前在京成立，将搭建跨界合作平台，形成合力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。

据介绍，委员会将致力搭建政府部门、企业、慈善组织、研究机构、金融机构多元主体的跨界合作平台；促进学术、慈善资源对接，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，推动乡村振兴理论探究、合作模式探究、实践工作评价标准制定；促进科技、金融等市场资源的对接，提升乡村产业的活力和市场竞争能力；引入教育资源，基于共享教育思维，利用实体教育、网络课堂等多种形式，促进乡村人才培养。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表示，广大慈善组织要在慈善法的框架内，从三个方面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，一要加强与各类企业、地方政府的合作，深度融入农业产业的各个环节，帮助农村群众持续增收，切实脱贫并防止返贫；二要开展面向留守儿童、老年人等农村困难群体的慈善服务，开展创业就业培训、农业技术培训等“扶智、扶志”项目；三要搭建慈善力量协作网络，中国慈善联合会乡村振兴委员会将构建跨界合作平台，实现农业产业和各界慈善力量的高效对接，形成乡村振兴的合力。（罗争光）

创业平台

陕西安康“筑巢引凤”吸引“城归”回乡创业

□ 李勇 薛天

“200万的劳动力，60万人在外地”，这是人们对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陕西省安康市人力资源状况的描述。随着近年来安康“筑巢引凤”工作的不断深入，越来越多的安康人选择回乡创业，成为安康市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。

“只要脑子活，村里的机会一抓一大把”

“知道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，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，这证明当初的选择没错。”安康市四通建材公司总经理杨彬说。

杨彬生长在安康市汉滨区牛蹄镇的一户贫困家庭，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的他，前些年辞去江苏某建材公司的工作，带着环保瓦项目回到安康创业。

“当时安康所有的建筑工地还在使用被南方市场淘汰的黏土，我成了安康引进环保瓦的第一人。”杨彬说。

另辟蹊径的创业方向让杨彬获得了陕西省“大学生创业明星”称号，此后他的公司不断发

展壮大。“发达地区和西部山区的巨大差异，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返乡创业者提供了空间。只要脑子活，村里的机会一抓一大把。”

在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，新华社记者看到了返乡创业者为地方产业所带来的变化。紫阳毛尖茶，富硒健康，自古有名。营梁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，让这份古老的产业焕发新生。茶园、农家乐餐饮、特色民宿有机结合，由返乡创业者引进的“半亩茶”项目，都增加了当地茶产业的附加值。

“年轻人思维活，路子多，或许这些‘城归’（返乡创业者）在城里优势并不明显，可一到农村，就派上了用场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给这些年轻人再加把劲，解决他们的资金、场地等问题，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。”汉滨区委书记王孝成说。

“家乡是割不断的情感纽带”

“腰缠万贯不如造福一方。现在我最高兴的，就是能回到家乡，为乡亲们干点儿实事。”安康

市紫阳县焕古镇春堰村村主任姚富华说。

少小离家，事业有成的姚富华，早在西安安家落户。但他心里有份对家乡割舍不下的感情。“春堰村山大沟深，全村456户，300户是贫困户，不少村民受了一辈子穷。个人富裕后，我总想给家乡做些什么。”

2014年，听到紫阳县要搞“能人兴村”，他没有犹豫，一头扎回深山，自己出资给春堰村建起了现代农业观光示范园，当上这个贫困村的村主任。

在姚富华的带动下，春堰村的土地流转了，合作社建立了，茶叶种植面积从2014年的200亩上升至如今的2000余亩，大量村民在农业园区找到了稳定的工作。春堰村村民的人均收入也在2017年提升至9078元，有望尽快完成整村脱贫。

“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，产业振兴离不开村里的能人。除了相关的政策引导，乡情也是催促能人返乡的重要原因。”紫阳县县长陈莲说。

“家乡是割不断的情感纽带，一看到家乡有需求，又有好

政策，我第一时间就选择回来。”安康汉滨区五里镇黑牛种养公司负责人刘春波也有同感。

回乡后，刘春波流转了周边217户村民的土地，还安排30多人常年在他的园区打工，其中不少是身患残疾的人。“加上农忙时打散工的村民，我一年的工资支出就有100多万元，在我这里工作的村民基本脱贫。”

据了解，如今越来越多外出的安康人选择返乡。以汉滨区为例，在返乡“城归”们的带动下，汉滨区已形成166家现代农业园区，有46家龙头企业，1556家农村专业合作社，145个家庭农场，共带动了当地1.9万户、5.4万贫困人口就业。

“一群人一起走才能走得更远”

在安康市汉滨区大同镇鲁家村民俗园总经理鲁维眼中，当初放弃出国深造，选择回乡创业，让自己找到了人生价值。

鲁维大学毕业后本有机会去澳洲留学，但父亲却想让她回乡。“父亲是村里的老支书，村里缺少年轻人，外乡的留不住，本

村的不愿意回来，父亲想让我给大家带个好头。”思想斗争了许久，鲁维还是在父亲的劝说下回乡，并最终为鲁家村选择了与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发展方向。

鲁维表示，鲁家村1666年由浙江绍兴整村搬迁至此，村里舞火龙的习俗延续至今，已成为省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围绕这一主题，鲁家村建起了集餐饮、住宿、民俗体验、休闲观光的旅游综合体。从2016年正式运营至今，鲁家村日均接待游客数千人，人气越来越旺。

目前，返乡“城归”已成为安康乡村振兴的一支生力军。仅在汉滨区，近3年新返乡创业人员通过各种经营形式带动就业1.4万余人，创收3.8亿余元。安康市市长赵俊民认为，随着返乡人员的逐渐增多，作为脱贫攻坚根本之策的产业、就业发展良好，进而会推进建立惠及广大群众的乡村振兴“共同体”。

而在鲁维看来，“城归”的自身价值因助推乡村振兴、带动乡亲共同富裕而得以体现。“如果你想走得快，就一个人走；如果你想走得远，就要一群人一起走。”她说。